



秉持初衷， 堅持自我的政治家

撰稿／蘇榕凱 攝影／蔡伯辰

自幼就對政治懷有著極大熱忱的炳忠學長，從外文系畢業後，進入了政大外交所國關組，主攻兩岸關係。在研究所時，因緣際會認識了新黨黨主席郁慕明，如千里馬遇上伯樂，才華與知識備受黨主席賞識，在郁慕明主席的熱烈邀請下，學長毅然決定加入新黨，至此開始了他的政治旅途。即使台灣的政治文化、選舉制度、媒體關係等處處不容炳忠學長的政治光譜，但對學長來說，能做到的，就是不忘初衷、找回本心，不為追求權力而隨波逐流……。

系友小檔案

姓名／王炳忠

出生／1987年8月31日

現職／新黨全國委員會委員

新黨青年委員會主席

新聞聯絡及發言人

學歷／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經歷／抗獨史陣線召集人

新黨青年委員會召人

與學長訪談

學長當初為何想進入政大外交所就讀？

我從大學到研究所算是轉換專業。我高中畢業選擇大學科系時，沒有很明確的想念什麼，只知道自已對於文史及政治很有興趣。在國中時我成立了個人網站，定期發表文章，表達個人對政治時事的看法及評論；高中時參加集會遊行，2004年三一九槍擊案是我第一次走上街頭，也是我第一次在群眾裡頭演講，當時確定了自己對於政治很有興趣。後來大學指考也可以進入台大政治系，然而補習班老師勸說「念政治的人沒人走上正途」，經過多方的意見，最後我選擇進入了外文系。

然而進入外文系後，我心仍有不甘，認為讀的科系與抱負不相符，此外，我也發現喜愛文學和喜愛研究文學是兩碼子事，所以去雙主修歷史系、輔系政治系，在政治系的國關組發現了自己對研究國際關係的興趣，決定報考相關學科的研究所。而從參與政大的研討會中我發現政大在國際關係的研究上區分的更細深，也更實務。在台大讀了四年書也想轉換環境，培養不同圈子的人脈，因此選擇了政大外交所。

學長認為在政大外交所就讀，對於之後從事政治工作有沒有什麼樣的幫助？

我認為系上得到的資源對我有幫助。因為在新黨任職的關係，新黨的業務偏向兩岸關係及對美關係，常需要去大陸和美國應對美國僑界和美國智庫學者，乃至和習近平見面，需要參與許多外交場合。我擁有

許多機會應用外交所學，甚至是幫主席撰寫對外聲明，這些都需要用到在外交所學到的實務，像是外交辭令上的用字遣詞，要用的恰到好處才能傳達精準語意。

舉例來說，前陣子外交部長和 AIT 處長共同發表防疫宣言，許多人認為這是台灣對美關係的提升，但我認為這是一個外交關係不對等的共同發表。過去台灣是透過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來作為白手套作為對 AIT 的窗口，以民間單位對民間單位，以保持台灣的尊嚴。這次卻是官方的外交部長對非官方的 AIT 處長而非美方國務院的轄下機關，這其實是不平等的情況。

還有像是到陸方或美方和學者官員見面，在和他們交流辯論、交換意見的過程中，也都和過去在外交所學相關。此外，在台灣的政治場域有很多排場，在出席各種會議的都需要不卑不亢的態度，而這需要思考自己所處的立場，進而決定表達的方式，這一言一行都可以應用在外交領域所學到概念。

在眾多區域研究當中，學長為何獨鍾兩岸關係，並以此為碩士論文的主題？

我從國中開始關心兩岸關係，因為兩岸關係決定台灣政治的發展，台灣的選舉到最後都會陷入兩岸關係的桎梏。進入外交系後，我也曾研究許多區域，但我認為其他區域對台灣政治和國際空間的影響都沒有兩岸關係來得密切。舉例來說，馬英九執政時兩岸關係良好，所以我們得以參加世界衛生大會。我認為中國大陸會決定東亞格局，而東亞格局決定台灣未來，因此我決定研究中國大陸，我想了解中國大陸的

決策模式想達到何種權力結構、對國際制度的期許、對普世價值的看法。以上種種勢必會影響近十年的國際秩序，因此我是基於務實而研究大陸。

學長從外交所畢業後就直接進入新黨工作，是畢業前就決定好要投身政壇嗎？

這其實是個偶然。我高三的一個同學，很積極參與各式公眾活動，當時正逢立委選舉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因為總席次減少，新黨與國民黨合作。厭倦國民黨地方派系的內鬥，於是我同學寫信給時任新黨主席郁慕明，希望他帶領新黨獨立參選，而當時新黨的回饋是希望我同學多帶一些年輕人為政黨注入動能，而我就是其一。

看中我當時參加 Young 名嘴辯論比賽，取得不錯的成績，新黨希望我去主持電台節目，因緣際會下被郁慕明主席發掘，郁主席建議我邊讀書邊來黨部幫忙，我當時也只把這份工作當作工讀，卻沒想到 2014 發生了太陽花學運，時常發表相關意見的我竟變成了有名的人物。

學長從事政治工作十多年，有沒有什麼心得經驗要跟學弟妹分享？

台灣現階段的政治環境非常複雜，裙帶關係嚴重，如果只以參選公職為從政目標，風險很大，因為選舉的變因很多，政治潮流會變，一旦落選就代表失業，若沒理念和專業能力，就會因此失去人生重心。

我希望學弟妹不要急著決定將來想從事何種政治工作，倒不如多花心力充實自己的能力，自然會有機會一展長才。此外，一

定要想清楚參與政治的初心為何！對我來說，我想實踐「透過解決兩岸問題，讓台灣變得更好」的理念，所以我投身政治。堅信理念以後，可以多參加活動，認識共同理念的朋友累積人脈，重點是秉持初衷，才不會在政壇中隨波逐流，迷失自己。

現在年輕人普遍以台灣為國家認同，對岸的年輕人似乎也不強求統一。對於年輕人兩岸關係的觀念和目前兩岸關係現況，您有何看法？

大家應該要知道兩岸在法理上的事實關係。在中華民國憲法上，兩岸關係至今仍是一國兩區，台灣屬於中華民國，政府和國家是不同的概念，政府承認和國家承認也是不同的。馬政府時期兩岸有一定的默契，可以推行協定、進行交流，關係其實是對等的；現在的領導者強調中華民國等於台灣，台灣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或是以中華民國台灣的說法來對抗中國，而這兩種說法其實是矛盾的。然而多數人對此概念模糊，也不願意去思考、改變現狀，因為人會對改變感到焦慮。我認為領導者應該有責任告知民眾，究竟兩岸現階段的現實關係是什麼，再來談我們該往哪個方向走。但統獨議題容易在選舉時淪為非理性的口號，讓某部分人民感到不悅，政治人物因此不願意好好處理這個問題。

自從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對中國大陸領導人來說，台灣未被收復，中國便不算崛起，這是中共領導人的壓力之一，因此中共在談判上讓出很多空間，以求台灣不獨立。但隨著中國大陸崛起，它的核心利益及安全範圍勢必會擴大。而事實上，中國大陸

擴張速度遠超過它內部政治文化的變遷，兩岸統一和中國復興的藍圖，成為習近平作為治國成績取消連任限制的正當性來源，對他來說「一帶一路」、「脫貧」都比不上台灣問題的重要。

至於台灣的立場，從地緣政治來看，台灣的地理位置決定台灣的命運，不可能不依附地緣政治中的兩強（美國或中國大陸），此無關政權意識形態屬性。台灣目前依附美國，但大陸不管是現在還是未來，都不會接受台灣始終靠向美國。此外，在中美對抗下，台灣的地理位置影響著中國大陸的國家安全及民族情感，不要低估中國大陸 14 億人對台灣的民族情感，這是幾代人累積下來的，寄望台灣的民意會改變事實是不實際的。我認為 2021 年、2049 年「兩個一百年」是兩岸關係上兩個值得關注的時間點。

政壇對外界而言，彷彿是個複雜且難以看清的世界，在學長參與政治的這幾年，覺得政壇是個什麼地方？

我認為說複雜不算錯。前立委朱高正曾經說過「政治是高明的騙術」，從我這五、六年打滾政治圈的體悟，我認為這句話對了八成，剩下的兩成是我們這些不願說謊的人。政治學中提到理想的政治需求進入黑盒子（理性空間）產出而回應需求，黑盒子裡面有各種利益分配，例如政黨候選人如何產生、在選舉經費壓力下導致金權政治。

我們讀外交，常把國家都當成理性行為者，忽略了人是情感動物的本質。然而民主選舉需要操縱選民的情感、炒聲量，不單純考量候選人的才能，因為選民多半不會真正地理性評估政見，選黨不選人成為台灣



選舉的現實。台灣選舉的模式更是加深情感對選舉的影響，從地方到中央都產生很多操控情感和騙人的政客選上，這是一個惡性循環。舉例來說，前陣子陳玉珍立委說台灣還沒獨立，被蘇貞昌院長攻擊沒資格當立委，這就是謊話凌駕真話的例子。所以我喜歡跟理想台獨派聊天，因為至少他們清楚台灣還未獨立，對事實的知有共識的，才能夠進行後續的討論。

我相信還是有一群人在撐著說真話，真話一定要有人知道，這能使人們在政權垮台時有多少有點準備。話說回來，要入政壇必須回歸初衷、堅持心裡的主見，如此方不會沉淪，才有機會改變台灣國內的政治亂象。選舉固然重要，因為我們確實要先想辦法選上才能施展抱負。但若是靠著騙人選上後，那選上以後根本不會去執行政

見跟理念，因為會產生理念和現實利益的衝突的矛盾情況。

學長有沒有要給外交系的學弟妹的勉勵？

我認為進入外交系的人有幾種類型：一、對國際政治有興趣；二、個性喜歡交際；三、對台灣的未來有理念和抱負。第一類可以走學術和國際評論，但在台灣大家不太關心國際關係，舞台有限，不妨考慮轉入中港、歐美地區發展。第二類喜歡交際的可以多方探索自己的喜好，並不侷限，具備交際手腕以及外交訓練，可以選擇進入媒體公關、從政。第三類必須多看看多想想，在思考台灣的未來時不能偏離現實，再來考量選擇怎樣對台灣最好，不論藍綠紅，萬變不離其中。我認為外交系的出路是很廣的，可以延伸到各行各業。希望以上有幫助到學弟妹，謝謝。☛

